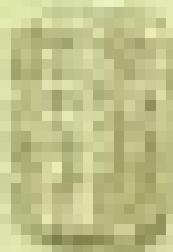


乾坤大略 附補遺





北齊書

中華書局

乾

坤

大

略

遺附補

王餘佑著

叢書集成初編

乾坤大略 附補遺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乾坤大略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之曰。茅齋講書罷。執杖臨前湄。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鬚眉如刀槊。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蠅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間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割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鬚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瀕血而出之矣。嗟乎。煙巒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間一閒牧豎。藜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槊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沈於嫩蘿弱薜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傳巖涓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窶。今而後吾可以隱矣。獻縣五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序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一人所著，名曰此書者也。予宰肅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接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又云一字不可增減，一字不可顛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啓參錯，反亂定畫，而細閱卷中，往往事不歸類，躋駁頗多，心竊疑之，未甚究也。歲甲寅春暮，山人之裔孫王懋亭茂才來，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校一周，始知篇中錯雜重復之處，爲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是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爲救時良劑。予深喜得覩此書原本，爰重錄之，以復其舊。其所竄入十三條，刪其重復，另記於後，以資參覽。並以見前輩經綸宇宙之作，全體大用，具有深心。後人不得夸多妄爲增益云。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天中節後十日，辰州後學秦聚奎謹識於饒川官署。

乾坤大略卷一自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必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爲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圖。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先大振，而遠近向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觀鯨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堅瑕，又何足云。

乾坤大略目錄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

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一卷

乾坤大略卷一

獻縣王餘佑著

兵起先知所向

楚圍榮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榮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韓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兵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榮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人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輦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榮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寒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梁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樊布擊齊，竇嬰屯榮陽，監齊趙兵，周亞夫督

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殼澗阨陘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殼澗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怒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

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無罪。」令昌還趙。壯士可將者，自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寒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黥布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虞詡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闊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軒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忻人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壁深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龜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備取江東。

昭烈恥關羽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城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昭烈恥關羽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城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鬪。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驕果見愛於曹爽。而母邱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欽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奪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今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不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守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莫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脣。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復令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阻。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灤水。間月次灤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連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木絕其歸路。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

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鶩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鶩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嚼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鶩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鶩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皋

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顯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旣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

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秦校原本無此條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洛及東夷烏桓各率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不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乎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劉裕從徐竟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景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達參軍使殺達據歷陽宏達皆元黨也裕託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孟景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景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